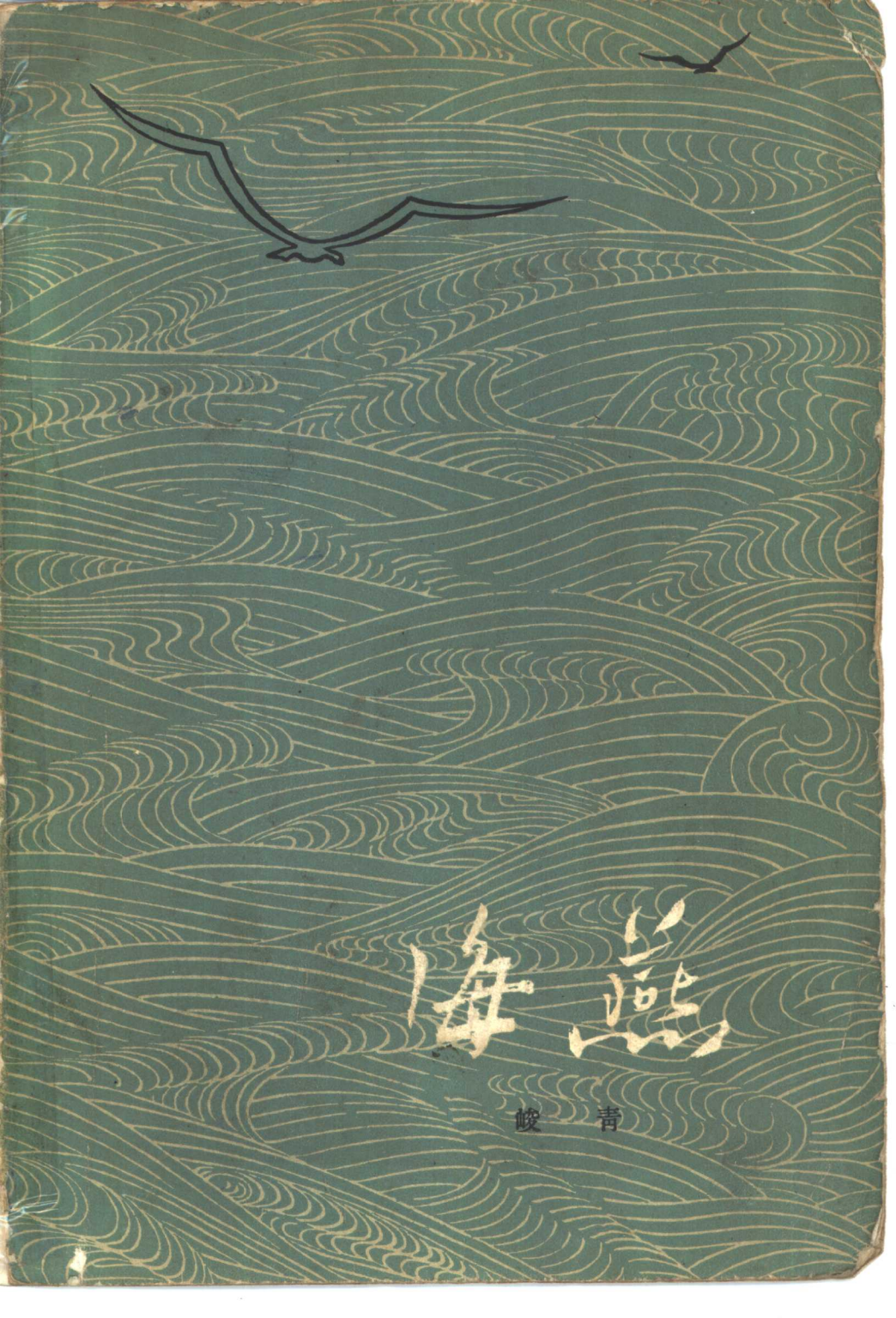




海燕

峻青

海 燕

峻 青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一 年 · 北 京

內 容 說 明

这个短篇小说集，包括了作者近几年来所写的九篇作品。全书分为三辑。各辑作品，都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不同战线上出现的各种英雄人物的形象与事迹：这儿有山鹰般的人物怎样不顾自己双目失明而积极地参加家乡建设的情景；有为了渔民幸福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一个共产党员的故事；有深具共产主义风格的工人弟兄怎样在大跃进中创造一个奇迹的写照；有在敌伪恐怖统治下为了掩护同志的安全而被敌人残杀的老地下工作者的曲折动人的描述。……在这些作品里，作者以他独特的精湛而细腻的笔触，热情洋溢地歌颂了沸腾的斗争生活中的新生事物。

海

燕

书号 1471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139,000 开本 850×1168 精 $\frac{1}{32}$ 印张 6 $\frac{7}{8}$ 插页 2

1961年6月北京第1版 196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400册 定价 (3) 0.65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目 次

第 一 輯

山鷹.....	2
海燕.....	31
丹崖白雪.....	53
荒島風雨夜.....	76

第 二 輯

馬達的故事.....	126
王老師傅.....	144
“衛星”在清晨升起.....	154

第 三 輯

交通站的故事.....	168
三伏馬天武.....	201

第一輯

山 鷹

去年初夏的一个午后，我到城北大山乡的五虎岭去，因为我听说那里的山区水利工作搞的不错。从县委出发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心想，反正三十里路，怎么也走到了。可是没想到，这三十里几乎全是山路，非常难走。才走了一大半路的时候，天色就临近黄昏了。本来，夏天的黄昏是很长的，平原上有句俗语说：“日落十里赶县城。”可山区的黄昏，却是这样的短促，太阳刚刚含着山岭，黑黝黝的阴影就落到了山谷里面。随着太阳的渐渐西沉，夜色也越来越浓了。而山势，却越来越险恶，路，越来越难走了。抬头向上望望，那耸立着的岩石，高高地悬在头顶上，就好象随时要掉下来似的。低头向下看看，那绝陡的石壁，象刀子削的，又高又深，使人觉得仿佛是在半天空里。很明显，夜间走这样的山路是很危险的。可是，危险的还在前面呢，听老乡们说，前面有一个地方，特别险恶难走，夜间路过这里的人，稍不小心就会从崖上掉了下去。在过去的年代里，常常有人在这里报仇：只消用手轻轻地一推，对方就翻身滚下了悬崖。所以当地人给这个地方起一个名字，叫“鬼愁崖”。一想象到这个情景，我心里就非常着急起来，脚步也更加紧了，我希望能在天完全黑下来以前，走过那个讨厌的鬼地方。可是，时间总是和人们开玩笑：当你希望着它短的

时候，它却偏偏拖得很长；而当你希望着它延长些的时候，它却又偏偏是那样的短。尽管我赶得满头大汗，鬼愁崖的谷口还没有到，天可就完全黑下来了。灰白色的雾从乱石纵横的山谷里冉冉地向上升腾起来，而压在山巅上的乌云，却越来越低沉了。一会儿，山峰隐没了，路也看不清了，四周一片昏黑。

我无可奈何地停住了脚步，在路旁的一块卧牛石上坐了下来，擦着脸上的汗水，心里感到万分的懊恼。我后悔自己太大意，不该在县里动身那么晚，又怨恨自己太粗心，不该忘了带手电筒。可是，后悔、怨恨又有什么用呢？这一切都晚了。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在这荒山野岭里待一夜，等到天明再走了。可是，天空阴得乌黑乌黑的，象个水盆儿似的，没有星光也没有月亮，象要下雨的样子。晚来的山风急而且凉，松树发出呜呜的响声，山泉又在山涧里喧闹，这更增加了我心头的焦躁。我伸了伸走得有些疼痛的腿，不经意间，蹬下了一块石头，它轰隆轰隆地响着，好一会才滚到了下面的看不见的山涧里，激起了巨大的经久不绝的迴声。正在这时，突然一个声音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响了起来：

“誰？”

我回头一看，一个黑黝黝的人影，从后面的山路上走了上来。我的心里不禁一喜，兴奋地答道：

“我，走路的。你到哪儿去，同志？”

“五虎岭。”那人用棍子探着路走近了我的身边。

“啊哈，那我们是同路了。”我更加高兴了，“那太好了，你带着手电筒吗？”

他哈哈笑了，说：“我用不着那个。”

我不禁有些納悶。他似乎察覺到這一點，就緊走几步，趕到我的前面，把棍子的一端遞到我手里，說：

“來，你拉住這個，跟着我走。”

我喜出望外地接過了棍子的一端，心里充滿了感激。我想看清他的面貌，可是夜很黑，看到的只是一個黑黝黝的身影。他在我的前面走着，走得是那麼熟練，那麼迅速，我不禁好奇地問道：

“同志，這路你怎么這麼熟？”

“我就是這當地人哪。”他笑着說，又補充了一句：“五虎嶺的。你呢？听口音也不遠。”

“不遠，東面海陽。”

“啊哈，海陽呀，我到過。”他大聲地說，听得出是非常興奮的樣子。“那里的大山也不少，嘴子前、羅畎、磊石一帶都是大山。哦，那些地方現在怎么样了？一定建設得很好吧？沒修水庫嗎？嘴子前那條溝能修個好大的水庫哩；保險可以發電。”

我告訴他，那里的情况我不清楚，因为我已有十多年沒有回去了。他听了，現出了失望的樣子，沉吟着說：

“十多年沒回去了，這麼說，你是從外面回來的吧？”

我說：“是的，在南方住了個時期，最近才回來，在萊陽南鄉住了些日子。”

他一听又興奮起來了，問道：

“哦，南方，三峽到過嗎？听說那里要修個很大的水力发电站。上海呢，到過沒有？那儿現在怎么样了？听說那里大跃进搞得很好，一定又建設了不少的工厂吧？南京路更繁华了吧？外滩呢？……”

他一連提了許多問題，我盡我所知道的告訴了他。這個剛講完，他又問起了萊陽南鄉的情形：一溜鮑村和大夼那一带山区的生产搞得怎样了？有没有兴修水利？萊陽城将来的扩建计划如何？五龙河又准备怎样开发？……又是一大串問題。我发现，他就象一个求知欲非常旺盛的孩子似的，对于我们周围沸腾着的生活，有着强烈的兴趣。他什么都要問，什么都要打听，而且，似乎什么都要亲自看看才好。問了我一些問題以后，接着他就兴致勃勃地对我讲叙起他们这山区里的情况了。他告诉我：这个山区过去是怎样的荒凉贫瘠，现在又是怎样的繁荣富裕，今年春天在他们村东的黑瞎子沟里怎样修起了一个水库，这座水库有多大，可以浇多少地，又可以供給几个村庄的用电，今年下半年又如何准备在这大山里开一条汽车路，在镇上修一个电影院。……他說的是那样的兴奋，那样的热烈，听着这热情的讲叙，我也情不自禁地和他一样的兴奋热烈起来了。我心里想，这小子，一定是一个走在时间和生活最前头的人，同时，我又猜想到，他说不定还是一个复員軍人呢。因为我从他的說話中，已經感觉到了那种在革命斗争的烽火中奋战过的战士的气息。这猜想，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很想問一問他的情形，可是，正在这时，他突然停下了脚步，仰起头来，好象用臉磨擦着那低沉的乌云似的，来回地轉動了几下，又用鼻子嗅了几嗅，就兴奋地說：

“雨，快上来了。一定是場大雨。你看吧，不会錯。同志，这场雨下过以后，咱们那水库就可以发电了。說不定今夜村里的电灯会亮起来呢。哈，电灯，不光村里有电灯，这山上也有，你看。”

可是我沒有看到，周圍漆黑一片，什麼也看不清楚。但是我很興奮：

“噯，山里也有電燈。”

“噯，這一條山溝全有。要是你以後再在夜里路過這裡，就不用擔心了。”他自豪地說，“唔，有個地方，叫鬼愁崖，你沒聽說嗎？就在此前面，那裡安了個最大的燈泡，一百支光的。不過，這還不是根本解決問題的办法，現在我們就準備在裡開汽車路，到那時，你要是再來，就可以坐着汽車一直到我們家門口了。唔，快走吧，雨上來了。”

他的話還沒說完，沉濁的雷聲就从西北方向響了起來，陰云越來越低沉了，四周越來越黑暗了，空氣中瀰漫着一股濃烈的泥土氣味兒。是大雨要來的樣子。於是我們緊張地加快了腳步。走了不一會兒，雨點就疏疏落落地下了起來，而腳下的路，也越來越難走了。這時我發現那人突然沉默起來，並且收回了棍子，用手緊緊地抓住了我的胳膊，幾乎是在搀扶着我走路了。于是我本能地感覺到是走到一個險要的地方上了。我們的右邊是絕陡的石壁在高高地聳立着。我們的左邊是削直的斷崖，斷崖下面，黑洞洞的什麼也看不清楚，只聽到大風吹過空谷發出嗡嗡的響聲。這響聲是那樣的深沉，那樣的恐怖。而我們的腳，正走在一個使人胆戰心驚的地方，那是一道象半邊魚脊背似的石梁上。正在這時，突然忽刺刺地亮起了一道耀眼的電光，一瞬間，我看到了右面石壁上的幾個大字：鬼愁崖。

我的心不由得怦怦地跳了起來。那人似乎發覺到我有些恐懼，就更緊地抓住了我的胳膊，并把我推到靠着石壁的那一

面，自己走在临着断崖的一面，用他的身体擋着我，并以十分亲切而温和的語調安慰我說：“放心吧，同志，我保險你沒有事，可是你別乱动呀。”

这时候，閃电又亮起来了，紧接着，一个帶着一串火球的霹靂便在我們的头上爆炸了。一刹那間，四处都响起了震耳欲聳的爆裂声，好象整个的山峰都倒坍下来了。接着，鞭杆流子似的雨点，便倾盆似的潑了下来。我們在大雨中蹣跚前进，全身都湿透了，脚下的路更滑更难走了，而他攙着我的手也就更紧了。就这样，我安全地渡过了那个討厭的鬼地方。当我的脚离开了半边魚脊背似的石梁，踏上了平坦的道路时，看着那在嘩嘩的大雨中默默地走在我前面的背影，心里感到了非常的激动。一時間，許許多多在火綫上、在危險的关头以自己的身体保护着別人的安全的英雄行为，从我的联想中閃現出来了。是的，——我怀着感激和敬佩的心情想道：这个人，正是屬於这样的英雄人物，不論在戰場上，或是在平凡的生活。于是，我的想了解他的心情更加急切了。可是，大雨在嘩嘩地下着，簡直使人沒法說話。同时我又感觉到，自从落雨以后，他就特別的兴奋，而且雨越大，他越是兴奋，走路也越加紧了，好象前面有什么急事在等待着他似的。我猜得到，一定是关于水庫发电的事。

到了村里，他把我送到了一所石头屋子門口，說：“天已經很晚了，你就在这儿住一宿吧。明天我給你去找社干部去。这里是一个独身汉，老党员。县上区上来的人都常在这里住。”說罢，他敲了敲門，喊道：“大叔，县上有个同志在你这儿住一夜。”

屋門响了，听到了一个老汉的咳嗽声。

“明天見吧，同志。”那人說着，轉身就走了。这时，門开了，一个老汉探出头来，看了看我，說：

“誰呀，这么大的雨，快进来吧。那个是誰？志剛嗎？你要上哪儿去？快进来烤烤衣服吧。”

“不啦，大叔。”那个叫志剛的一面走着一面說，“我还有事呢。”

“什么事？你这孩子，总是那么东跑西奔。快进屋休息吧。”

“不，大叔，我要去水庫上看看。山洪要下来了。也許今夜能发电哩。”話音未完，他的身影就已在大雨中消失了。

“小心哪，你这愣家伙。”老汉望着那黑沉沉的雨幕，站了好久，才回轉身来，把我領进了屋子，嘴里还在不住地叹息：“唉，这孩子，真拿他没办法。”

我听得出来，在这略带責备味兒的話語中，却流露出一种非常滿意和受撫的感情。

老汉热情地給我生着了火，要我烤烤淋湿了的衣服。我烤着火，满怀感动地把那人剛才带我过鬼愁崖的情形对他讲了一遍。老汉听了，兴奋地点着头，以一种自豪而又贊佩的口吻說：

“这小伙子真行，你簡直不相信他是个双目失明的人。”

“什么？你說什么？”我吃了一惊。

“怎么，你还不知道嗎？”老汉惊讶地看着我，又重复了一句：“他是个双目失明的荣誉軍人呀。”

我簡直不相信我的耳朵了。这怎么可能呢？

老汉看出了我的惊讶，微微一笑說：

“哦，这也难怪，黑天瞎火的，看不清楚。是啊，要不是亲眼看到，連我也不会相信呢。这小伙子，真是个好样儿的，嗯，象他的父亲哪。”老汉沉思着低下了头，默默地向火里添了两把木柴，木柴劈劈拍拍地燃燒着，火焰升高了，那一閃一閃的火光映紅了老汉的臉，他的臉上，显出了沉思而激动的神情。于是我向他請求道：

“老同志，你就把志剛的情况，对我讲一讲，好嗎？”

老汉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又側着耳朵听了听外面，雷声还在山谷間隆隆地响着，大雨下得更猛了，山谷間一片雷雨的轰鸣。他慢騰騰地装上了烟，吸着，深深地点了点头說：

“那好吧，我讲給你听听。他是我的邻居，就住我这屋后。我們虽不是向姓，却很亲近。他父亲从小就和我是好朋友，又是我入党的介紹人；他叫徐老三，你在县上沒听說过嗎？是个了不起的好同志。一九四一年牺牲了。是叫南街徐仲南家害死的。徐仲南是个大地主，他儿子徐二虎在国民党赵保原的二区当区队长。那时候，老三在咱这一带秘密地搞地下工作。有一天夜里徐二虎带着人把他从家里綁了出去，架到鬼愁崖，两个人把他按在断崖的边上，要他供出这一带党员的名字来。那一夜有月亮，村里有人看見，徐老三什么也不說，只是一个勁地罵。徐二虎把他从断崖上丢了下去。幸亏靠崖底有棵樹擋了一下，沒有當場跌死，抬回家时，还有一絲气兒，可是已經不能說話了，眼睛老是瞪着我，象是有心思的样子。我說：

“‘放心吧，老三哥，这仇，我們一定会替你报！’

“他沒吭气，眼睛还是瞪着。沒完全說到心里去呀。还有

心思。我回头看了看，志剛站在他的身边，紧咬着下唇一声不响地直流泪。我明白了，就說：

“‘三哥，你放心吧。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只要我有飯吃，志剛就不能挨餓。’

“他不吭气，眼睛还是瞪着。还没說到心里去呀。这可真叫人为难了。到底是什么呢？我琢磨了好久，哦，想起来了。記得有一次我們弟兄两个在山里干着活的时候，老三对我說：‘老弟呀，我这一輩子沒有別的要求，只希望两件事：第一，能活着看到革命成功，在咱們这大山里建設起共产主义来；第二，我的志剛能出息成一个象你我一样的黨員，可是，我有时觉得他性格有些懦弱。’一想到这里，我恍然大悟，于是，我說：

“‘三哥，你莫非想的是孩子的前途嗎？那你就放宽心吧。有党和同志們教育他，一定不会出息錯了的。至少也不比你我差。要不，我就对不起你。’

“噤，这一句話說到他心里去了，老头子的臉上閃过了一絲笑紋，眼睛合上了。那时候，志剛才十岁，当时他守着父亲的尸体哭了一場，以后就沒有在人跟前掉一滴泪。是个刚强的孩子啊，他半点也不懦弱，只是性格上有些好靜罢了，不象一般山里的孩子那样喜欢南抓北上的。可是，自从他父亲死了以后，他变了。过去，攀树爬崖、掏雀窝、摸狼洞一类的事儿从来找不着他，可是現在却整天价跑到大山上去轉轉，哪里陡，他往哪里爬，特别是鬼愁崖那里，他一天不知要去爬多少回。他媽媽以为他变野了，又怕他出了差錯，不让他去。不行。有一次，狠狠地打了他一頓，还是不行。他媽实在气不过了，来找我，要我帮着她管教。因为自从他爹死后，我的話，这孩

子总是听的。可是这一次却特别。当我在鬼愁崖找到了他训斥着他的时候，他紧闭着嘴一句话不说。第二天，他又去爬崖了。不久，他爬山的本领就练得非常好，简直象只山羊一样，不管怎么陡的山崖他都爬得上，闭着眼睛就可以在鬼愁崖上走来回。于是，我的心里就有些明白了。

“果然，几个月以后，事情就发生了。那也是一个大雷雨的夜里，徐仲南父子二人带着一个护兵从城里回来，走到鬼愁崖那地方，一起掉到崖下摔死了。那天凑巧南街上的王福爷赶集回来，走在离他们不远的后面。事后他告诉人们说：当时闪电一亮，他看见一个小小的黑影从鱼脊背石梁上闪了出来，拦住了前面的路，接着一声霹靂，徐仲南父子连那个护兵就一起滚下了断崖。闪电再亮起来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小小的黑影在绝陡的石壁上一晃，就不见了。他发誓说：那个黑影决不会是人，人，不会黑夜里在鬼愁崖那种险地方跑得那么快。他猜想一定是山神爷爷下了凡，因为徐仲南家为非作歹恶贯满盈，遭了天谴了。我听了心里不禁暗自好笑，同时可也止不住有些惊讶。第二天，我找到了志刚，问道：

“‘是你干的吧，孩子？’

“他不吭气，眼睛却显得特别的亮。

“我说：‘光这样干不行啊，孩子：你爹临死时的心思你懂吗？’

“‘我懂，大叔。有什么事，你就吩咐给我做吧。’

“你瞧，这孩子多聪明，多有骨气。

“不久他就成了我们的秘密交通员。整天价不声不响地干着那种紧张而又危险的工作。勇敢，那就不必提了；忠诚，

也真是到了頂。有一次，我們派他去城南鄉大陶漳的一個同志那里去聯系工作，半道上被敵人的便衣捉住了，被打得皮破血流，可他什麼也不說。敵人把他打昏了，以為是死了，把他丟到了山溝里。半夜里，他蘇醒過來，用兩手爬着，一直爬到了那個同志的家里。回來以後，他媽看見他全身那麼多的傷，就問他，他說自己掉到了山溝里，並且故意裝着不痛的样子，安慰他媽媽的心。這小傢伙，秘密工作的紀律遵守的可牢哩，連自己的媽媽都不告訴。可是他對媽媽却非常的孝順。有一次，他媽病了，幾天沒吃飽飯，同志們湊了點錢給他，他到集上去買了幾個包子給媽媽。媽媽不吃，問他從哪里弄來的。他不好明說，就撒了個謊，說是我在集上買給他的。那時我老婆還在世，湊巧那天她上他家去串門兒，他媽向她道謝。我那個死心眼兒的老婆，摸不着頭腦，說：‘你大兄弟今天沒去趕集呀。’這一來，志剛的謊露了餡兒。他媽以為他是在集上偷的人家的。氣得把包子摔了個滿天星，把志剛按倒就打。燒火棍，一口氣打斷了兩根。志剛痛得滿頭是汗，可還是勉強陪着笑臉說：

“媽，你要是心里煩，你就多打我几下出口气吧。可這包子，決不是我偷的，你孩子不是那樣的人。我對得起我爹。”說着，孩子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媽媽一听這話，把棍子一丟，忽的把他抱了起來，娘兒兩個哭成了一片。……

“你瞧，多好的孩子啊。那時候，他才只有十三歲呢。

“一九四七年敵人重點進攻膠東時，他參了軍。在戰鬥中，勇敢、頑強那就不必提了。幾乎每次戰鬥，他都立功。每次立功的獎狀，他都寄回家來給他媽。嗨，那麼多，家里挂得滿牆都是。到抗美援朝出國作戰的時候，他已經當上連長了。在

上甘岭战役中，他受了伤，肺被打穿了好几个洞，大前年复员回了家。

“他回村的那天，我心里是又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爷儿俩分别了多年，现在又聚到一起了；难受的是这孩子从小就没过一天好日子，国恨家仇一大堆，现在还弄成了个残废的身子回来，年轻轻的，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呢？可是，志刚对自己的残废，好象根本不在乎似的，回村的当天，就来找到了我说：

“‘大叔，我又回到咱自家门口来了。有什么工作给我做吧？’

“我说：‘身体搞成了这个样子，还做什么呢？好好休息休息吧。’

“‘怎么，你想叫我住养老院吗？还不到时候。’

“‘那么你想做什么呢？’

“‘什么都行，就是别叫我闲着。’

“那一天，我们爷俩谈了很多。我告诉他一些村里的情况。那时候，村里正在搞合作化运动，农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很尖锐，有的人甚至参加了合作社也不好好地干活，却整天价南呀北呀地倒动兔子。你大概已经听说过了吧；那一年，咱们这一带刮起了一阵兔子风，不少的人做起了兔子生意。甚至前街上有个叫徐中江的复员军人，也把自己的几百元复员费拿出来养了兔子。志刚听到这些情况，一声不响地走回家去，把上级给他的复员费和他积蓄的钱，一共一千一百元，统统捐给了农业合作社。接着又去找徐中江（他们过去在一个连队里，老战友了）。他们两个谈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那以后徐中江就放下了兔子，积极到社里干活了，而且很快地成了